

新世纪
长篇
小说

检察官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大木

著

中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检察官/大木:北京:中国文艺出版社.2001.10

ISBN7—5033—1174—6/I·906

I. 检… II. 大…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K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00176 号

检察官

大 木 著

中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1 号 邮编:100720)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6.75

字数:410 千字 印数:1—3000

定价:26.80 元



新任检察长吉剑洋的到任很突然，别说金州地区检察院的上上下下没料到，就连副检察长路江飞也没料到。路江飞四十八岁，身体状况很好，做过四年县委副书记，又连任副检察长七载有余。前任检察长姜大成调走后，省院便指名道姓地让他“临时负责”。为此，他一直自我感觉很好，认为金州地区检察院的一把手非己莫属。如今，吉剑洋突然由省城到金州，不费吹灰之力，便当上了金州地区的首席检察官！这结果令路江飞很沮丧也很痛苦。

吉剑洋到任的那天，路江飞记得很清楚。

也是一个极普通的日子，一切看上去都很正常，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出金州地区检察院即将要发生历史性的重大转折。

早上一进办公室，路江飞就看见办公





桌上又堆着一摞文件。他知道这是通讯员送来的，就径直走到办公桌前坐下，顺手从衣兜里摸出烟，很熟练地打火点燃，深深地吸一口，便埋下头批阅文件。二十分钟后，一摞文件就处理完了。他抬脱看表：八点二十五分，忙摁灭烟头朝门外喊：小罗！通讯员应声而入。路江飞起身把几份文件递给通讯员，吩咐说：送各处室传阅！言毕便端了茶杯，往三楼会议室走。八点三十分，他要往会议室召开院务会。

进了会议室，就见法纪、反贪、起诉、批捕、控申、民行等处室的一把手都到齐了。路江飞走到会议桌正中坐下，环顾一周，冲众人点点头，说：“大家抓紧时间汇报一下吧，十点以后我还要去政法委。”

今年夏季正赶上“严打”，金州市公安局苦战八个月，终于把危害一方且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八个流氓犯罪团伙一一抓捕归案。依法律程序，这批罪犯的案卷现已全部移交检察机关了。起诉处长丹海涛瞪着布满红丝的眼睛说：“这些案卷足有三尺高，牵扯到300多号人！我们全处白天黑夜连轴转，总算把这些案卷审查终结了，现在正准备提起公诉……”

路江飞满意地说：“要抓紧时间！对这些严重危害社会的刑事罪犯，我们决不能手软！一定要坚持从重从严！你和法院协商一下，争取尽快开庭。”

丹海涛点点头：“我马上去找楚庭长。”

接着，法纪、反贪、批捕等处室也简要汇报了一下日常工作，路江飞只是听听，并没有说什么。

快谈完时，法纪处长秦旭升忽然说：“路检，我们法纪处有几个难案一直悬着没有定性。比如玉县法院申告庭庭长刘成亮的案子，都放一年多了。现在原告的母亲几乎天天来

找，来了就哭，问为什么还不惩治罪犯？”

反贪局长夏冰玉也插上来说：“我们反贪局也有几起贪污贿赂案，虽然数额不算大，可群众反映很强烈，看来也拖不下去了……”

路江飞皱起了眉头，说：“咱检察院眼下的情况，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再说，咱也没闲着嘛！起诉处已经熬了七八个通宵，把300多号罪犯的案卷全都审查了，现在不是正忙着移交法院提起公诉嘛！”顿了顿，又叹口气说：“当然，查办大要案，咱也不是不搞，可现在办案，特别是查处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的犯罪，涉及面很广，牵扯人太多，又都是上面的头头脑脑！搞不好，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到那时，咱可就被动了。我的意思，咱现在还是要求稳……”

夏冰玉有些不满意了：“路检，现在咱检察机关可是把查处贪污贿赂犯罪摆在首位，当作拳头来抓呀！眼下，各省市都在紧锣密鼓地抓大要案，短短时间，全国曝出多少有影响的大要案哪！贵州的阎健宏，不是被执行死刑了？无锡的大案，牵扯13个省市，涉案金额32个亿，有273人给卷进去了，这么复杂的案子，人家中纪委专案组不是才用两个月就突破了？还有河北高院的平义杰，广东人大的欧阳德，山东泰安的胡建学……这些人可以说是权高位重了吧？还不是被一个个揪出来了？”她边说边转动黑眼珠环视众人：“依我看，要办大要案，关键在于咱是不是有决心，敢不敢碰硬！”

秦旭升立刻赞同：“对！现在咱检察机关面临的形势很严峻，老百姓反腐败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眼看今年时间已经过半，咱还没有查处一起有影响的大要案哪！再不抓紧，到年底咱可就不好交待啦！”

路江飞的脸不由地沉了下来。他本来就窝着一肚子委





屈。这时听了夏冰玉和秦旭升的话，心里就暗暗地叫起苦来，但他脸上却没动声色，只是平静地说：“今年时间过半，咱还没搞出有影响的案子，除一些客观因素外，我是有责任的。”

一听路江飞有检讨的意思，夏冰玉马上激动起来：“路检，我看余冠群的案子不能再拖了，是不是来个快刀斩乱麻，立刻移送起诉？”

秦旭升也高兴了，忙接过夏冰玉的话头说：“刘成亮的案子已经侦查终结，我看也该移送起诉了……”

路江飞突然很烦躁地敲敲桌面，沉着脸说：“你们都不要再说了！咱现在处在非常时期，处理案子一定要慎之又慎。余冠群和刘成亮的案子你们再细细地过一遍，不要操之过急，尤其是眼下，咱不能出差错，更不能给省院和地委添麻烦！”

夏冰天和秦旭升一下子都愣了。

路江飞也感到自己刚才火气大了点，又放缓和语气说：“现在，我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咱还是稳中求稳吧，暂时处理不了的案子就先放一放。”

路江飞把话说到这里了，众人都无言以对。沉默片刻，他又环顾批捕、控申、民行等处室一把手，问：“大家还有事吗？”

众人都摇头：“没事了。”

于是，院务会很快就散了，大家又都各忙各的去了。

丹海涛回到起诉处，把昨晚熬了一夜的部下们又召集起来，讲了讲路江飞的意思，最后说：大伙再咬咬牙，挺两三个通宵，把起诉前的工作做好，争取尽快开庭。他安排布置完，就往楼下走。

在楼下等车时，丹海涛看见路江飞的蓝色伏尔加缓缓开

过来。这时路江飞也从二楼办公室下来了。他一见丹海涛，就说：“走，坐我的车，咱一起到政法委。陈书记叫我过去，不知又有什么事？”

丹海涛说：“我还有事。”

路江飞问：“你到哪去？”

丹海涛叫了起来：“到哪去？我去找楚庭长，看看什么时候开庭！”

路江飞一听，忙摆手：“你去吧，去吧！要抓紧这件事，把这批严重刑事罪犯处理了，咱检察院也就干了一件大事啊！”说着，他一弯腰，钻进蓝色伏尔加。

赶到政法委，已经九点五十分。路江飞推开政法委书记陈天宇办公室的门，只见金州地区公安处副处长兼金州市公安局局长权大玮正在向陈天宇汇报工作。

一见路江飞，陈天宇就打招呼：“老路，来了？坐，坐吧。”说着，指指沙发，又隔着桌子扔给路江飞一支红塔山。权大玮也扭头冲路江飞微微一笑。

路江飞坐下后，就默默地抽开了红塔山。

这时，权大玮的汇报已近尾声：“……情况就是这样，我们转战7个省市，行程几万里，将300多名罪犯全部抓获。现在已把这些罪犯的案卷都移交检察院了……”

陈天宇点点头：“公安这半年很辛苦，战果也非常可观。”沉吟片刻，他看着权大玮，又交待说：“昨天地委召开委员会，智书记说，台湾一个代表团要来咱金州旅游观光，时间大约半个月。智书记强调，在这段时间里，一定要保障社会局面的稳定，治安上决不能出事！权处长，你回去安排一下，要尽量考虑周密一些。”

权大玮拿起桌上的黑色公文包，对陈天宇说：“陈书记，





我回去就安排。”又扭头对路江飞说：“路检，你坐，我先走一步！”说完，便冲陈天宇和路江飞分别点点头，拉开门，大步流星走了。

路江飞问：“陈书记，你找我什么事？”

陈天宇拉开抽屉，翻出一份文件，递给路江飞说：“省政法委又批转回一份举报材料，你看看。”

路江飞看了，心里一阵翻腾。举报材料说，大龙县法院副院长兼云乡法庭庭长水扬波利用职权制造假案，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又是一起执法人员徇私枉法案！路江飞有些发怔：这个水扬波可不是一般人物，他是全国“功臣法庭”庭长，在社会上既有知名度又有保护伞。显然，这是一起十分棘手的难案！

陈天宇说：“省政法委对这个案子很重视，你们要抓紧时间查办！”

路江飞说：“陈书记，这段时间我们可没闲着！全院总动员，连熬几通宵，刚把公安移交过来的这八个犯罪团伙案卷审查终结，现在正准备起诉，很快就要开庭。这批罪犯数量不小，有300多号人呢。你也知道，我们检察上人力财力都有限，再分出来搞这种难案恐怕有困难……”

陈天宇打断他：“老路，你的难处我知道，我也多次跟上面反映过，说老路是个老同志，工作经验很丰富，他的问题应该尽快解决一下，这样也好开展工作……”

路江飞很感动地看着陈天宇。

陈天宇又说：“不过，老路，今年查处贪污贿赂犯罪的力度加大了，有些案子该办还得办，不然咱们跟上面也不好说……”

路江飞频频点头：“陈书记，我回去就派人上这个案子。”

陈天宇点点头，正要说什么，桌上的电话突然急促地响起来。

陈天宇拿起话筒，习惯地问：“喂，哪里？”

电话里传来省检察院检察长弓啸林略带沙哑的声音：“老陈吗？我告诉你，金州检察院的一把手定了，知道是谁吗？”

陈天宇惊问：“定了，谁？”

路江飞的心忽地悬了起来，很紧张地盯着陈天宇。

弓啸林在电话里很高兴地说：“是省院法纪处吉处长呀，吉剑洋！你们见过面的。现在我正在车里给你打电话，我和组织部老韩一起送吉剑洋上任来了。这会我们已经到甘州了，两小时后就可以到路江飞那里。路江飞也不知哪去了？给他打几次电话都没人接……老陈，你尽快跟路江飞说一下，在他那里开个会，大家见见面，再安排一下工作……”

陈天宇慢慢地放下话筒，简短地对路江飞说：“一把手定了，是省院的吉剑洋！”

路江飞愣住了，本能地说：“不可能，上周我还见到弓检察长，他让我放开手脚干呢！”

陈天宇叹着气说：“还有什么可能不可能的？新任检察长现在就在路上呢！两小时后，弓检察长和韩部长他们就全到你那里了。弓检察长给你打电话打不通，就打到我这里了，我说：“老路，我还有个会，还得安排一下，你先回去吧。”

路江飞木木地点了点头。

看着发怔的路江飞，陈天宇又劝慰说：“老路啊。别想





那么多了，这事上的事难说，尽如人意的事不多，唉……”他嘴上这样说了，心里也想不通，他不明白，省委在决定金州地区检察长人选时，为什么没有考虑金州地委的意见呢？

路江飞站起身，苦笑着说：“陈书记，我先回去安排了，你开完会就来吧？”

陈天宇点点头，又给地委书记智雨华、行署专员薛少峰分别挂了电话，说弓检察长和韩部长一起送吉剑洋上任来了。你们能抽出点时间吗？抽得出就过来见个面吧？

坐进车里，一路向检察院赶时，路江飞才渐渐缓过神来，他没料到会是这种结果，一种沉重的失落感油然而生，他很沮丧很难过地对自己说：这下可好，你临时负责了三个月，眼睁睁地看着一把手让人家当了，你今后怎么办……



二

省院检察长弓啸林和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韩国平等一行六人，送吉剑洋赴金州上任。他们乘一辆警车和两辆奥迪，清晨七点半从省城出发。出了省城，一白二黑三辆轿车就在从省城到金州的二级公路上飞驰。白色警车打头，黑色奥迪紧随其后，一路稳稳滑行。

吉剑洋和弓啸林坐在同一部车里，这时，他正微耸眉峰，透过车窗向远处眺望。良久，才将目光从车窗外飞速掠过的远山绿树上收回来，投到前方那漫长曲折的青灰路面上。直到现在，他还没有完全从这样一个急速旋转令人眩晕的事实中清醒过来——一周前他还是省检察院法纪处处长，而现在他已经离开省城，正匆匆奔赴金州地区就任检察长！

吉剑洋此刻心情很复杂，他无法弄清





也无法理解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命运安排？

一周前，省法院纪处长吉剑洋刚下乡回来，还没来得及见检察长弓啸林，就被政研室主任史宏宁逮住了。

史宏宁拍着他的肩头，诡秘地一笑，说：“你知道不？弓检正准备打电话把你老弟叫回来呢！”

吉剑洋警觉了，忙问：“有什么事吗？”

史宏宁挤挤眼，笑着说：“好事，你老弟兄要高升喽！”

吉剑洋一听，哈哈笑了：“高升，我往哪儿高升？能在法纪处呆住就不错喽！”想了想，又一本正经地问：“宏宁，你从哪听到这个消息的？怎么尽瞎咧咧……”

史宏宁笑了：“不信？你等着瞧吧！”

往弓啸林办公室走时，吉剑洋回想着史宏宁的神情，总感到有点怪。史宏宁在哪儿听到的消息？弓啸林为什么急着找他？难道自己的工作真要发生变动么？他心里一动，继而，又摇头否定了。省院并没有空位子嘛，能往哪动？可弓啸林要跟自己谈什么呢？是不是又出现了新的腐败分子？又遇上了复杂棘手的案子？他是法纪处长，这几年可没少办复杂棘手的大要案。省城一发现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犯罪，弓啸林就把重担往他肩上压。他也总是不负重望，每办一个案子，都是绞尽脑汁，迎难而上，把案子办得利利洒洒漂漂亮亮！时间一长，上上下下就都知道他敢打硬仗专办难案，于是，他就成为省院扛大梁的角色了。现在弓啸林急着找他，肯定又是往他肩上压案子吧？这么一想，心里便安了。这有什么？弓啸林给他压担子，他咬着牙挑起来就是了。

没料到，吉剑洋这回想错了。

见到弓啸林时，弓啸林正在给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韩国平打电话：“……老韩，三天后，咱们一起送吉剑洋去金州上

任，好不好？”

韩国平在电话里马上表态：“好，老弓，我把手头工作安排一下，到时一定陪你走一趟，满意了吧？啊！”

弓啸林哈哈笑了：“那好，咱就这么说定了……”

吉剑洋一下子怔住了。

放下电话，弓啸林望着发怔的吉剑洋，笑着说：“剑洋，正说你你就来了。我告诉你，你的工作要动一动了，到金州地区检察院做一把手。”顿了顿，他从办公桌上拿起一份红头文件：“金州是咱省的经济强区，在全省地位举足轻重。为此，这次省委对你的任命，是经过非常慎重的考虑的，可以说是几经反复，慎而又慎哪。”说着，把文件递给吉剑洋：“哦，这是任命，你先看看……”

吉剑洋接过文件，低头细看：

“……三个月前，金州地区检察院检察长姜大成调省政法委任调研员，为此，金州地区检察工作一度受到影响。经省委组织部考察和省常委会研究同意，任命省检察院法纪处长吉剑洋担任金州地区检察院检察长……”

……

直到这时，吉剑洋才弄明白，他就要离开省城，马上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去做一把手了。由于事情来得太突然，他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

弓啸林盯着吉剑洋，很严肃地说：“工作调动是件大事，本来怎么着也该事先征求一下你个人的意见，再给你一点时间慎重考虑一下，可金州情况特殊，不能再给你时间了……”

吉剑洋的心一下子沉重起来。

弓啸林觉察到了，问：“怎么？剑洋，有思想压力了？”





吉剑洋老实承认说：“是的，弓检，在您面前，我得说实话。这担子太沉重了，我真怕自己挑不起来哩！”顿一顿，他看着弓啸林，接着说：“弓检，这几年，我一直在省院做具体工作。现在可好，冷不丁跑到一个经济强区去做一把手，我真怕自己在金州站不住脚，辜负了您和省委领导对我的信任与期望。”

弓啸林站起身背着手缓缓踱了几步，踱到吉剑洋面前停住了，很动感情地说：“剑洋，你的心情我理解。说实话，我也舍不得你离开我呀，你一走，我身边就少了一员大将！可我不能总把你绑在我身边过平静日子呀！你应该有一个施展自己才能的舞台喽！”说着，又慢慢地踱起步来，边踱边说：“金州就是个很不错的大舞台。正因为金州是个经济强区，所以那里的腐败势力也就更加猖獗。据省纪检委反映，金州地区上访的群众接连不断，举报信也越来越多。为了稳定金州的社会局面，我们必须履行检察机关的职责，把那些攫取国家钱财的硕鼠蛀虫挖出来，给那些以权谋私的贪官污吏以狠狠打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信于民，才能为金州的经济发展保好驾护好航！”

吉剑洋两眼炯然闪光，冲弓啸林默默地点了点头。

弓啸林沉思片刻，又说：“剑洋啊，你是很有优势的。年轻，才四十二岁吧？正是干一番盆业的好时候。你在辽城当过四年副检察长，分管过各种检察业务：法纪、经检、起诉、监所、民行、行装……这些你都很熟悉很内行嘛。你又在省院搞了三年法纪处长，办了不少复杂棘手的案子。所以省委有关领导一致认为：你年轻有魄力，既有基层工作的经历，又有丰富的办案经验，再说，还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的硕士研究生，是个难得的人才呀！这样，经过反复比较，

再三考虑，省委最后拍了板：由你去金州地区检察院主持工作。”停了停，沉吟良久，将目光盯住吉剑洋：“金州不错，我和吉省长都在那里工作过……剑洋，现在你又到金州了，我们相信你能服从组织安排，很快胜任新的工作。”

吉剑洋的心又沉重了，再次意识到自己肩负重任。是的，这责任太重了，他有一种临危受命奔赴疆场的感觉，心底忽升起一种悲壮的豪情来。

弓啸林看着吉剑洋，继续交待：“你这次到金州搞一把手，一个人都不准带，这样做，说到底是为了搞好团结，稳定大局。剑洋，省里这么决定，你没意见吧？”

吉剑洋想了想，说：“没有。”

就这样，吉剑洋匆匆走马上任了。

一路向金州进发时，吉剑洋仍默默地回忆着三天前和弓啸林的那场谈话。他忽有一种惊涛拍岸的感觉，并清醒地意识到：就是从这场谈话开始，他将不可避免地被卷入金州地区的狂风暴雨中，已经没有任何躲闪的余地了。

正想到沉重时，坐在身边的弓啸林忽然笑呵呵地问：“我说剑洋啊，你把夫人的工作做好没有哇？毕竟是离开省城了嘛！”

吉剑洋从沉思中惊醒，愣了一下，马上说：“哦，做好了，还行。”

弓啸林不满意了：“什么叫还行？小孔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啊？”

吉剑洋有点窘，忙说：“她很支持，态度不错。”

吉剑洋嘴上说态度不错，心里却不安起来。

那天，和弓啸林谈完话，吉剑洋便匆匆赶回家，就要离开省城了，他想马上告诉妻子孔佳芬。





一进门，就见孔佳芬正一头汗水地擀皮包饺子。一见吉剑洋，她便高兴地喊：“剑洋，快来帮帮我！莉莉马上就要回来了，别耽误了孩子上晚自习……”

吉剑洋扔下公文包，走到孔佳芬面前，默默地盯着她看。

孔佳芬奇怪了：“不干活，傻站着看什么？”

吉剑洋依然不动。

孔佳芬很注意地看他一眼，忙问：“剑洋，有什么事吗？”

吉剑洋迟疑着说：“佳芬，我马上要去金州了。”

孔佳芬松了口气：“又去办案吧？”

吉剑洋摇摇头：“不是，到金州当检察长。”

孔佳芬惊圆了眼：“你要离开省城去金州？”

吉剑洋默默地点了点头。

孔佳芬急了：“剑洋，不是我拖你后腿，你可不能会金州！我听好多人说，这十几年，金州那地方养肥了一帮土地主，这些人手里很有钱，又挺能折腾，想干啥就能干成啥！你去金州当检察长，和这帮人对着干，他们还不合伙把你吃了？你千万别去……”说着，她的眼圈就红了。

吉剑洋哈哈笑了：“有那么厉害？”

孔佳芬仍忧心忡忡：“人家都这么说嘛！剑洋，你在省院干得好好的，干嘛非去金州呀？我看这事你能推还是推了吧？啊！？”

吉剑洋拍拍孔佳芬的肩膀，笑着说：“往哪推呀，省委都定了！”

孔佳芬一脸愁容，继续劝说：“剑洋，你看看现在的人，平时一个个都特有能耐，特想升官。这会儿干嘛不来争这个

金州检察长？他们聪明，就都躲了。可你倒好，不但不躲，反而迎着风头上。不是我给你泼冷水，你在金州人生地不熟的，要和这帮土地主斗，怕是连脚跟都站不稳！”

吉剑洋用双手托起孔佳芬秀美的脸庞，盯着那双黑亮的眸子，很认真地说：“你讲得不对。这金州检察长可不是谁想争就能争来的。省里选中了我，这是对我的信任！佳芬，我既然做了这个检察长，就得守土有责，就得和他们对着干！你说对不对？”

孔佳芬默默地看着吉剑洋，她突然明白了：吉剑洋已经铁了心要去金州，任何劝阻都已无济于事了。想到丈夫马上就要离开自己，她心里便难过起来：“你一走，家里这一摊子事都扔给了我！莉莉还有两个月就要高考，我这心一直悬着。”她把头靠在吉剑洋宽厚的胸脯上，又说：“这学期，我们艺术系新增了两个美术班，我每周课时又加了不少。还有，全国美展快要展出了，我那幅国画草图还没定稿呢！又教学又创作，真让人忙得喘不过气来……”

说着说着，孔佳芬的泪水就流出来了。

一想到孔佳芬的眼泪，吉剑洋心里就很不安。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还是他那瘫在床上的老娘。

正想着老娘，身边的弓啸林就提到了这个问题：“剑洋，离开省城前，你去看望你妈了吗？”

吉剑洋一怔，忙点了点头。

弓啸林很动感情地说：“二十年前，我和吉省长一起在金州工作。当时他是地委书记，我是组织部长，我们很谈得来，工作配合得很默契。”说着，他眼圈突然红了：“我真没想到，吉省长那么硬朗的身体，怎么突然就去世了？剑洋，有半年了吧？”

